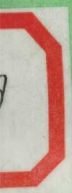


杜斗城

陇右高僧录

兰州大学出版社



隴右高僧錄

卷一



B949.9

45

杜斗城

号80第字登录()

陇右高僧录

录

兰州大学出版社

ISBN 7-311-00625-3/K · 73 定价: 9.88元

(甘)新登字第08号

迦
古
高
僧
录

陇右高僧录

杜斗城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校内)

甘肃平凉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1.125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201千字 印数：1—1200

ISBN7-311-00625-2/K·72 定价：9.88元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前言

汉代以来，佛教东渐，陆路经由西域、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传入内地，故西域、河西的“丝绸之路”沿线遂为近水楼台，外来的佛教文化，以比内地更为优越的条件而传播。特别是河西地区，北邻大漠，西控西域，南接青藏，旁通巴蜀，东达中原，成了当时吸收诸种文化的咽喉，因此，这里的佛教一度非常兴盛。关于这点，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今天仍保留的众多石窟都可看出。

众所周知，早在西晋时期，竺法护就曾在敦煌、酒泉一带翻译佛经。作为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竺法护是中国早期四大翻译家中成就最为突出的高僧。他的弟子竺法乘，也在敦煌建寺延学，影响很大。

西晋“永嘉之乱”后，中原分崩，前凉张氏据有河西。张氏政权，西通西域，南奉晋室，汉族士人，纷纷来奔。故河西文化，一时繁荣，佛教在此时也得到了保护。前凉王张天锡就亲自组织了《首楞严》等经的翻译。稍后，凉州即高僧辈出，人才济济。如凉州人宝云，曾在张掖遇到往印度取经的东晋高僧法显，并同去西域，历游天竺诸国，遍学梵书、音学诂训，后还长安，又下江左，名显当时。凉州人智严，也同法显，宝云西行，曾在罽宾学习禅法，后返回关中。刘裕西伐长安，智严受请南下建康，住始兴寺。据说智严积年禅观，不能自了，遂

更泛海，重至天竺，步归罽宾，无疾而化。又有凉人僧人竺道曼，也曾西行求经等等。

淝水之战，前秦瓦解。河西地区继前凉张氏之后，先后出现了几个政权。这些政权，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都具有封建王朝的基本职能。所以，它们同以前的前凉政权一样，仍然具有吸引士族文人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各种条件。在此种情况下，佛教仍然可找到迅猛发展的土壤。特别是十六国后期的北凉政权，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北凉政权的创立者沮渠蒙逊，不但深通经史，而且崇信佛教。因此，北凉时代的河西佛教，更引人注目。在佛教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大般涅槃经》和《大毗婆沙论》等著名经籍，就是在这时译出的。

据《出三藏记集》卷八记载，《大般涅槃经》是在河西王（沮渠蒙逊）劝请下令昙无讖翻译的。因此经“盖是法身之玄堂，正觉之实称，众经之渊镜，万流之宗极……”，所以译出之后，影响极大，很快就传到南朝。

《大毗婆沙论》是由凉州僧人道泰等译出的。道泰曾“杖策冒险，爰至西域”，取回此经胡本10万余偈，北凉王沮渠牧犍对此大力支持，并请西域沙门浮陀跋摩等在凉州城内闭户译出。因此经卷数浩大，先后经300人考文详义，历经几年方迄。北凉能组织这样大的“译场”，其国佛教，可见一斑。因北凉统治者对佛教极为重视，所以当时高僧辈出，译人踵接，出经很多。如昙无讖、昙学、威德、智嵩、道朗、玄畅、慧览等人，都是这个时代活动在南北方的河西高僧。

公元439年，北魏灭北凉，俘虏助北凉守城的沙门即有3万（一说10万），北凉境内僧人之多，由此可见。北凉灭亡后，

“沙门佛事皆俱东”，凉州的士族文人及高僧，除了西逃高昌，南奔刘宋者之外，很多人被北魏掠归平城（今山西大同）。因此，河西地区的佛教暂时衰落了。然而，河西佛教的影响，却因北凉的灭亡而扩大了。从《魏书·释老志》中我们看到，北魏灭北凉后，在平城先后任沙门统的师贤和昙曜，就是凉州去的和尚。昙曜还在平城武州山主持修造了云岗的第一批石窟（又称“昙曜五窟”）。在此以前，河西地区已有了大规模的石窟修造，魏灭凉后，曾把很多河西工匠掠往平城。所以，修造云岗石窟的工匠，可能就是以凉州工匠为主的。

总之，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北凉佛教对北魏的影响，都不可低估。

魏破凉都（今甘肃武威）之后，沮渠氏余部西奔高昌。沮渠安周王高昌近20年，故北凉余部对高昌佛教也有很大影响。新疆鄯善吐谷沟发现的古写经中，就有尾题“岁在己丑凉王大沮渠安周所供养”的《持世经》及“承平十五年岁在丁酉”的《佛说菩萨经》等。从德国人勒考克窃去的承平三年（公元445年）《凉王大沮渠安周造像记》碑还可知道，当时高昌也在兴造佛寺。同时，高昌地区也活动有不少凉州沙门，如张掖僧法进，为沮渠蒙逊所重，国为魏破，又劝沮渠景环转略高昌。沮渠安周时，仍受敬重。弟子僧尊，亦独步当时。高昌此时，也出了不少高僧，如法朗、法绪等人，皆见佛籍。

凉州地区，南通巴蜀，自前凉以来，凡据有河西的政权，都与南朝政权有密切关系，故很多河陇僧人，南下江汉，活跃在南方地区。如除上文提到的宝云、智严等人外，在南方显名的凉州僧人，还有敦煌单道开、竺昙猷、于道邃、道法、法颖、超辩；酒泉慧览；西海延水法献；凉州人道猛、法成、僧侯、弘

充；陇西僧镜，法瑗，安定道温、僧慧等等，皆见佛籍。这些人物，在东晋南朝时或坐禅行道，或译经疏论，对南方佛教影响很大。其中有些人还担任“僧主”、“寺主”、“寺院纲领”、“法主”等僧职。如以道猛为“纲领”的寺院，被敕名“兴皇寺”，宋明帝还赐钱30万以供资持。道猛讲经，帝亲临幸，公卿皆集，四远学宾，负帙而至。法献、道温、弘充等，也曾像道猛一样，担任过重要僧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沮渠蒙逊从弟安阳侯沮渠京声，在北凉灭亡之后，也南奔刘宋，在南朝“拒绝妻孥，无欲利禄”，继续翻译佛经，颇得时人敬仰。总之，当时以各种原因南下的河西佛教人物是很多的。

北魏灭凉之后，河南佛教暂时衰落。但不久，随着北魏统治的加强，河西佛教又渐渐恢复，然此时的河西，已失去了以前的“政治地位”。东来西往的僧人虽然很多，但其目标一般都投向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中原、南朝。河西佛教成了“地方性”的佛教。此后的河西地区，再无人翻译佛经，所出高僧也明显减少了。关于这点，从三本《高僧传》中即可看出。梁慧皎《高僧传》尽管详南略北，很多活动在北方的河西僧人却没有录入其书，但在立传的250多位僧人中，河陇僧人仍有30多位；唐道宣《续高僧传》中，所录河西僧人，明显地减少了。至于宋赞宁的《宋高僧传》，河西僧人就更少了。继起的隋唐两代，佛教虽然比以前更盛，“丝绸之路”也更加繁荣，但由于这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皆在内地，所以河西佛教远不如十六国时。《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记录了60多位唐代西行求法者，河西僧人寥寥无几。这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总之，对河西佛教，特别是十六时期河西佛教的研究，是研究甘肃佛教的关键。但这一阶段河西佛教历史的绝大部分资

料，散见于各种佛籍，查找不易，有整理的必要。笔者很早就想把这些资料分类辑录，整理出来。但在工作中又发现仅辑录整理河西有关资料，显然不够，遂索性将甘肃的有关资料，特别是人物资料，全部辑录出来。但古代的甘肃，在文化方面与今宁夏、青海、新疆东部有密切关系，所以便借用了张维先生《陇右金石录》之例，采用《陇右高僧录》（其中还包括了几位女尼）之名，将今甘、宁、青、新疆东部的人物资料全部录入。

众所周知，中国佛教有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两大支。既名《陇右高僧录》，就应包括陇右的藏传佛教高僧。但笔者对藏传佛教生疏，再加上藏传佛教兴起较晚，很多佛教人物仅见于藏文典籍，辑录起来很不容易，只好暂付缺如。正好，藏传佛教自元代盛行于陇右地区之后，汉佛教微式，故《陇右高僧录》也就截至元代以前了。此外，还有几点必须说明：

一、此《录》资料来源，多见于佛藏（多据日本《大正藏》本），也有见于有关正史、文集、碑刻的。凡引用资料，皆详注出处，以供查考。敦煌遗书中的有关资料，将另整理，此不赘录。

二、为了方便一般读者，录文一律标点，并对正文作了简注，注释以重要地名、重要历史人物和较难懂的佛教名词为重点。凡见于正史的人物或作简注，或只注出处。对文中反复出现的佛教名词，一般只在首次出现时注释。

三、为了节省篇幅，对于一些很长的传记，只录其传中的有关部分，如《游陇僧人录》一节中的法显、玄奘等，只录其行经陇右地区的内容。

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1982年此稿已基本完成，作为资料留在案头查用。因感疏漏很多，一直不愿出版。但不少朋友，特别是一些修方志的朋友，都希望能早日看到它。正好有几个单位

乐意促成此事，所以，我同意了。由于这是一本资料性的书，或许会对河西史、丝绸之路、西北宗教、敦煌学等方面的研究有所裨益吧！蒐集资料的人都想把有关资料蒐集齐全，但实际上很难做到。所以，希望有心者指出我的疏漏，以便有机会补充。

在本书辑录中，学友郭锋曾于敦煌帮助我校对过不少资料，因邀联名，坚辞不肯，只好借此以表感谢了！

同时，我还要感谢甘肃新闻出版局、兰州大学筭川良一基金会、兰州大学历史系敦煌研究室对此书出版的支持！

杜斗城

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于兰州大学

陇右高僧录

目 录

前言..... (1)

陇右高僧录

竺法护..... (1)	释僧慧..... (42)
于道邃..... (4)	释僧镜..... (44)
竺僧显..... (6)	释法瑗..... (46)
单道开..... (8)	释道猛..... (50)
竺昙猷..... (11)	释僧侯..... (52)
释贤护..... (14)	释僧远..... (54)
释慧虔..... (15)	释法颖..... (59)
释智严..... (17)	释僧朗..... (61)
释僧智..... (21)	释玄畅..... (64)
竺佛念..... (24)	释慧全..... (68)
释道照..... (26)	释智林..... (70)
释慧义..... (28)	释慧嵩..... (73)
释宝云..... (31)	释弘充..... (75)
释道温..... (33)	释慧初..... (76)
释道法..... (36)	释保志..... (77)
释普明..... (37)	释超辩..... (82)
释慧览..... (38)	释法猷..... (84)
释僧隐..... (40)	释法光..... (88)

释法进	(90)	释德圆	(151)
释法朗	(92)	释元皎	(153)
释法绪	(94)	释法丰	(155)
释慧远	(95)	契微	(156)
释灵干	(107)	灵识	(160)
释法安	(111)	释宁贲	(161)
释童真	(113)	释端甫	(163)
释静端	(115)	释愿诚	(166)
释洪满	(117)	彼岸智岸	(168)
释智首	(118)	释无迹	(169)
释玄觉	(124)	释道舟	(171)
释靖玄	(125)	用清	(173)
释玄会	(128)	海渊	(175)
释惠立	(131)	法秀	(178)
释灵辨	(133)	玄照	(181)
释法冲	(135)	释道悟	(183)
释道兴	(140)	尼慧木	(186)
释爱同	(143)	尼法相	(188)
释智俨	(144)	尼慧耀	(189)
释神悟	(148)	尼净秀	(191)
释道隐	(150)	冯尼	(195)

游陇高僧录

竺法乘	(199)	释法显	(205)
帛远	(200)	昙无竭	(207)
支施仑	(204)	康法朗	(209)

昙摩难提	(211)	昙无讖	(251)
昙摩流支	(213)	惠生	(257)
佛陀耶舍	(215)	达摩笈多	(258)
释陀跋摩	(218)	闍那崛多	(261)
释智猛	(220)	智嶷	(264)
释玄高	(223)	玄奘	(265)
释僧宗	(230)	不空	(278)
昙摩密多	(231)	悟空	(280)
释慧达	(234)	戒法	(282)
释昙霍	(237)	继业	(283)
鸠摩罗什	(239)	僧智缘	(288)

附 录

陇右出经录	(293)
一、陇右僧人译经录	(293)
二、游陇僧人陇右译经录	(312)
陇右出经序跋录	(324)
《首楞严经后记》	(324)
《阿维越遮致经记》	(324)
《圣法印经记》	(325)
《王子法益坏目因缘经序》	(325)
《正法华经记》	(326)
《持心经记》	(326)
《大涅槃经序》	(326)
《大涅槃经序》	(328)
《二十卷泥洹记》	(329)

竺法护

竺昙摩罗刹，此云法护^①。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世居敦煌郡。年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诵经日万言，过目则能。天性纯懿，操行精苦。笃志好学，万里寻师。是以博览六经，游心七籍^②。虽世务毁誉，未尝介抱。是时晋武之世^③，寺庙图像虽崇京邑，而《方等》深经蕴在葱外^④。护乃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遂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自敦煌至长安，沿路传译，写为晋文。所获览即《正法华》、《光赞》等^⑤，一百六十五部。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法所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护以晋武之末，隐居深山。山有清涧，恒取澡漱。后有采薪者，秽其水侧，俄顷而燥。护乃徘徊叹曰：“人之无德，遂使清泉辍流，水若永竭，真无以自给，正当移去耳！”言讫，而泉涌满涧。其幽诚所感如此，故支遁为之像赞云^⑥：“护公澄寂，道德渊美，微吟穷谷，枯泉漱水，邈矣护公，天挺弘懿，濯足流沙，领拔玄致。”后立寺於长安青门外，精勤行道。於是德化遐布，声盖四远。僧徒数千，

咸所宗事。及晋惠西奔，关中扰乱，百姓流移。护与门徒避地东下，至浞池，构疾而卒，春秋七十有八^⑦。后孙绰制《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⑧。以护匹山巨源^⑨。论云：“护公德居物宗，巨源位登论道。二公风德高远，足为流辈矣！”其见美后代如此。时有清信士聂承远，明解有才，笃志务法。护公出经多参正文句。《超日明经》初译，颇多烦重，承远删正，得今行二卷。其所详定，类皆如此。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此君父子，比辞雅便，无累於古。又有竺法首、陈士伦、孙伯虎、虞世雅等，皆共承护旨，执笔详校。安公云：“护公所出，若审得此公手目，纲领必正，凡所译经，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特善无生。依慧不文，朴则近本”，其见称若此。护世居敦煌，而化道周给，时人咸谓敦煌菩萨也。

（据《高僧传》卷一《译经》上）

注：

①竺昙摩罗刹：又云竺法护。因此先世为月支人，又称支法护。

②这里的《六经》应指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七籍》拟指刘歆所创之《七略》，非指佛教经典。

③即晋武帝司马炎：西晋的创立者。公元265—290年在位，

④方等：为佛教大乘经之总称。葱外：指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西。